忠節錄

李義士公忠啓錄序

古之士之特立獨行者惟義之是視兢雖得一義字爲壁立萬仞正直不撓

雖天樣大事ノ要之
裕如容釋ヽ捏義士公
當日ノ之義直自秉
尋常滾出來輪囷
膽血炯然如母く虛砲

一聲天地動已明
家一騎子隱逝爲
綱常之重報先帝
之殊恩伸大義於
當年使天下後世

之爲人臣子者當焉
常綱義理亘古亘今
顚撲不破於乎偉哉
後孫某甫辛勤收
錄以備前之所未

復印重刊之義復
大明遺世無愧為
忠節之類之漢
感歎果為之序
崇禎後五己未臘

月之衛 廣陵李相奭

謹撰

李義士公忠節錄目錄

卷之一

李義士公忠節錄目錄

李義士公忠節錄卷之一

仁廟朝祭墓 筵敎

崇禎紀元後十九年丙戌八月因星州牧使崔有淵辭陛 傳曰李士龍合有褒章之典而事有不如意爾可祭之墓也

顯廟朝錄用子孫 筵奏

崇禎紀元後四十一年戊申十月判中樞府事宋時烈白 上曰星州砲手李士龍以徵兵赴瀋陽臨戰去丸發空砲期不負中國事覺被殺合擧褒典以扶節義 上命李士龍妻擧恤典其子善錄

用

肅廟朝 筵奏

崇禎紀元後六十二年己巳十月丁卯儒臣李玄逸 啓曰辛巳春間虜人要我師會瀋陽侵 中朝祖摠兵所守錦州衛星州軍士李士龍者不忍以砲丸加之天兵連發虛銃虜人覺之以釼擬之曰汝何敢乃爾士龍曰 天朝是昔日之父母我者豈可以子而兵其父母乎虜人屢刼之終不屈遂殺之厥虜亦知嘉其義烈送其屍于本國夫以一軍人能知天下之大義此亦不可無褒贈之典

上曰亦令該曹褒贈可也

正廟朝贈職旌閭　傳敎

崇禎紀元後三癸丑七月二十七日　傳曰我朝名將指先屈於忠武而以軍伍名聞天下者亦惟李士龍是已士龍星州人早編戎籍及應敵募赴錦州與天將祖大壽對陣砲之虛發爲虜所覺屢刃之不慴如是者三竟死於敵天將諜知之揭竿特書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士龍嗚乎當辛巳之役若非士龍之一辦將何以有辭於後世乎昔唐衛士殉節朱夫子猶褒章之況以小國之軍伍

爲 天朝秉義立慬傑然爲東國之耿光而坐於
人微地賤尚闕褒章之典豈樹風迪彝之義星州
砲手李士龍特贈星州牧使仍使地方官旌其閭
其後孫中可堪祿仕者先卽調用於軍門以聞向
於本州牧使諸沫古蹟起感而有旌閭之擧又因
李士龍事思之本州曾聞有大明洞之稱者卽壬
辰東援中軍施文用之舊墟云文用之父允濟官
兵部力贊尚書石公東援之策而文用積勞行間
因作我國人 宣廟朝授僉樞職 先朝贈亞卿
且有 敎略曰俾文用之後勿簽賤役是地又有

是人則今豈可不恴一例收錄之方贈參判施文
用之後裔令道伯招見起送明日卽李提督祠堂
侑享日也呼燭寫其祭文感激風泉觸類而引伸
贈誥亦於明日安寶事下該曹
巡營關節到付禮曹關內今七月二十七日
傳曰云云以此 傳敎該邑良中一體申明知
委爲乎矣到付日時爲先回移宜當事關是齊
節到付備邊司關內今七月二十七日 傳曰
云云 傳敎內辭意奉審施行爲乎矣 贈牧
使李士龍 宣誥旌閭當自該曹按例擧行事

子孫調用　傳教

崇禎紀元後三乙卯閏二月二十六日　傳曰有國先務莫過於樹風聲忠愍卓辛忠武凜然而此皆世祿之簪纓固其職分之當然至於贈星州牧使李士龍後孫三人贈兵曹判書忠壯公諸沫後孫尋覓於幾百年之後給料京營俾得肄射凌科者蓋兩人危忠苦節光照宇宙朝家象報之典豈有地處曠感景仰若見伊人今日召試也四武無不褎然高占難誣其食報之理待其唱第李士龍孫一人諸沫孫武兼加設單付餘二人直付一內

贈參判施文用後孫給料勸射亦出於仰體貤贈
之 聖意亦能𤼵科唱第後一體直付一內事分
付該曹

書院給祭需時禮曹儀啓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四月初六日到付禮曹關內
節 啓下教今三月二十六日大臣備局堂上引
見入侍時右議政尹蓍東所啓 贈牧使李士龍
書院在星州地故參判安邦俊爲牧使時刱建于
其遺墟買置臧獲田土其後故判書吳道一撰記
文一道士民莫不感歎其節義而坐於地處尚未

有表章之舉實爲　聖朝欠典賜額之恩在所難
愼分付道臣令本官備給春秋祭需而享之亦足
爲樹風聲聳觀瞻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若
無贈牧使李士龍一人則何以有辭於天下卿言
甚是矣依爲之事
傳教教是置　傳教內辭意奉審該邑良中知
委施行向事
宣額忠節祠時禮曹儀式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七月初二日到付禮曹關內
節　啓下教今六月二十四日大臣備局堂上引

見八侍時行禮曹判書閔鍾顯所 啓頃因大臣
筵奏特 命官給祭需於故忠臣李士龍星州書
院以爲樹風聲聳觀瞻之道而伊時亦以若無李
士龍一人則何以有辭於天下有所下 教矣臣
近聞其所刱設者初非書院只是祠宇而扁以忠
烈雖出鄕人之慕義而尙未蒙 賜額之典者恐
爲欠事如武毅公劉克良之地處亦以躋享於崇
節祠則以士龍之忠節卓然屢蒙 聖朝之褒尙
而獨於 宣額一事至今未遑不無鼓恨故敢此
仰達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右議政尹蓍東曰

李士龍忠烈聞于天下　列聖朝褒典備至而祠
宇與書院有間則　宣額之典允合事宜臣頃以
官給祭需爲奏　賜額之請未能幷陳尚以爲恨
矣今此禮堂所奏誠好臣何敢有異議乎　上曰
贈牧使李士龍之忠烈凡有崇報褒章之擧何擧
可惜雖無劉克良崇節祠之已例當義起爲之且
於此人何論邦禁有無特爲　宣額宣額日遣方
伯致祭祭文當親撰矣事
傳敎敎是置　傳敎內辭意奉審施行爲旀
贈牧使之大義精忠今古一人　列聖朝褒嘉

之敎今 聖上崇報之典炳若日星豈有餘憾
而又於官給祭需之後有此 宣額賜祭之
命瞻聆所及孰不聳動到關卽時 宣額日字
推擇回移以爲自本曹草記擧行之地爲旀致
祭則道臣秋巡時設行事旣有 筵敎敎是如
乎 宣額及致祭當在同日則自貴營以秋巡
早晩前期料量擇吉回移爲旀額號則待受點
啓下當爲書送計料是在果致祭後 御製祭
文及前後 筵達擧條幷爲精刻揭板于本祠
而 御製祭文及擧條各爲揭板事亦承 筵

敎故玆以移文爲去乎着實擧行之意該邑良
中申明知委施行向事
同年八月 日本道觀察使臣李泰永奉 敎
謹書
藝文館額號望 忠烈 忠壯 忠節
落點忠節祠
同年八月十七日己丑 宣額同日 致祭獻
官本道巡察使李泰永大祝本州牧使趙榮慶
典祀全泉察訪朴忠煥都預差大邱判官洪履
簡司儀金山郡守李廷書祝史開寧縣監金喆

淳齋郎昌寧縣監洪秉周 餘不盡錄

正廟朝親製賜祭文

維崇禎百六十九年歲次丙辰九月二十三日

國王遣臣玄風縣監李壽咸諭祭于贈牧使李士

龍之靈豈係地分因人而高維唐衞士紫陽揭褒

嗟汝特節柱下亦曠蕃漢之戰海蠘相盪汝惟血

視砲而不丸蕃酋懾睨漢卒呌讙白刃如麻戎毒

斯逞旂斿逶遲有煌名姓伽倻之野巫陽招招祠

而侑之山藪溪毛旣廩厥後迺宣華額我詩肆好

風玆凡百

通政大夫守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大邱都護府使臣李泰永奉　敎謹書

再致祭　傳敎初以丙辰八月十七日致祭而祭文頭辭誤書清國年號
故九月　命再致祭改書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九月初四日

傳曰今見該道臣印進星州忠節祠贈星州牧使
李士龍致祭祭文頭辭年號誤書香室舉行萬萬
駭然何異於不祭卽令該房更送香祝於道臣處
以附近守令中曾經承旨人爲獻官地方官爲大
祝設行其時舉行之香室官何足責而名則官員
也至於忠義異於一時八直之官員而近來全不

擇差不知格例八直官員罷職忠義查出汰去如
渠着何給忠字乎削名渠廳勿齒渠類守僕爲先
嚴杖卽其地定配不察之該房承旨罷職而道臣
事亦甚未安越捧三等揭板斯速改書事令內閣
下諭
參班子孫錄名揭板 傳敎
崇禎紀元後三戊午三月初二日 傳曰 皇朝
人子孫中寧遠伯之後故揔官李源作故前水使
李孝承遭故其家無着帽之人豈非欠事壯帥御
將皆是古忠臣之裔寧遠伯後孫中可合祿仕者

搜訪草記寧遠伯家不但若此摠兵家前府使李
宗胤外無職名宗胤如上來令該曹相當職爲先
作窠卽爲口傳差出使之帽帶參班故忠臣贈牧
使李士龍後孫前武兼李先臣蔫仕之代使之搜
訪草記矣其間果已搜訪乎問于兵曹如有之今
日草記觀此京兆書入成冊忠臣諸家祀孫有職
人中績原大君奉祀孫前牧使李德鉉在謫金文
忠奉祀孫前郡守金復根禁錮皆㣲眚在謫者放
禁錮人分揀事分付同日兵曹　啓曰前府事李
宗胤因其身病未得上來云故忠臣李士龍後孫

項因本曹草記 批旨可合祿仕者捜訪報來之
意發關於嶺南道臣今聞故忠臣子孫中出身李
應俊方以一內禁軍隨行出身李應權前仕禁軍
姑未還屬而皆方在京云矣敢啓 傳曰李應俊
應權二人御其招見其中可合人卽於李先臣代
武兼口傳擬入擬仕者如或時仕一內則前仕者
塡其代坐夜一念倍切𢥠歎今夜享班先以除職
人帽帶八參事亦卽分付於在外班壯御餙覔給
官服使之參班可也同月初三日兵曹啓目內禁
衛一番實差李應俊遷轉本前內禁衛及第李應

權口傳施行何如 啓依允爲旀訓局哨官加設
啓下待窠陞資此後自本曹亦必收用爲旀禁軍
一窠必以故牧使家人長爲塡差而除取才給官
馬兼徒配以下之罪勿汰無論支嫡一名與出身
閑良其家人年過十五歲以上者必皆錄名於本
曹仍又載錄於御覽禁軍官案及八啓來歷案以
爲永久遵守之地一件禁軍廳揭板一件星州政
堂揭板事分付爲良如教
同年李春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臣
李時秀奉 教謹書

皇壇配享錄 用三皇帝忌日祭之

太祖高皇帝戊寅閏五月十日 若閏五月則以閏五月舉行事

配享武靈王徐達

神宗顯皇帝庚戌七月二十一日

配享寧遠伯李如松

毅宗烈皇帝甲申三月十九日

配享文貞公范景文

皇朝人參享

摠兵李如梅 丁酉天將已未孫成龍脫身東來子孫在鄉

提督麻貴 丁酉東征孫舜裳督糧登舟漂到本國子孫在鄉

池河守備黃功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

庠生王文祥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

按察使王楫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鄉

庠生馮三仕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

庠生裵三生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

吏部左侍郎鄭文謙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在京

宗人府義賓陳鳳儀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無

贈參議康世爵 自椵島東來子孫在鄉

吏部尚書胡士表 自椵島東來子孫在鄉

兵部尚書田應揚 孫好謙自椵島東來子孫在鄉

贈參判施文用 丁酉東征子孫在鄉

庠生楊福吉 自瀋陽陪駕東來子孫無

星山伯楚海昌 子孫在鄉

花山君千萬里 子孫在京鄉

通政潘騰雲 子孫在京鄉

水使宣若海 辛未使入瀋陽以片言折服強胡子孫在鄉

兵部郎中賈維鑰 子孫在鄉

贈參判宣世綱 丙子到雙嶺戰亡子孫在鄉

吏部尚書史 踈 子孫在京

經理使萬世德 子孫在京

兵部尚書石　星子孫在鄉

都督董一元子孫在鄉

摠節使片碣頌子孫在京鄉

參將駱尚志丁酉東征子孫在鄉

都督楊　元丁酉東征子孫在鄉

完山君秋水鏡子孫在鄉

本朝人參享

忠武公李舜臣壬辰露梁之役殉節

忠武公金應河己未深河之役力戰死

忠毅公李有吉己未深河之役力戰死

贈參判金 雲 己未深河之役力戰死

忠壯公南以興 丁卯安州自焚死

壯烈公李希建 丁卯赴安州戰亡

忠愍公宋圖南 丁卯赴安州戰亡

忠毅公崔夢亮 丁卯赴安州戰亡

文忠公金尚容 丁丑江都自焚死

忠肅公李尚吉 丁丑江都自剄死

毅烈公洪命亨 丁丑江都自焚死

忠穆公李時稷 丁丑江都自剄死

忠憲公尹 烇 丁丑江都罵賊遇害

忠顯公李惇五 丁丑江都遇賊不屈死

忠顯公宋時榮 丁丑江都自刎死

忠烈公權順長 丁丑江都自焚死

忠正公金益兼 丁丑江都自焚死

忠愍公李惇叙 丁丑江都遇賊投水死

忠愍公閔垶 丁丑江都自刎死

贈參議黃善身 丁丑江都力戰死

贈參議具元一 丁丑江都力戰死

贈參議姜興業 丁丑江都力戰死

贈參議李士珪 丁丑江都冒賊死

忠肅公趙廷翼 丁丑江都被虜投壑死

忠烈公洪命耉 丁丑勤王至金化縣遇賊戰死

忠壯公李義培 丁丑到雙嶺戰死

忠壯公許完 丁丑到雙嶺自刎死

忠壯公閔球 丁丑到雙嶺戰死

忠愍公金弘翼 丙子廣州戰亾

贈參判尹申誠立 丙子南漢戰亾

忠烈公庠原君世寧 丁丑江都自焚死

愍肅公金[言土] 丁丑抗賊遇害

贈牧使李士龍 辛巳錦州之役抗義不屈遇害

忠烈公黃一皓 辛巳遇害

忠壯公崔孝一 丙子謀攻瀋陽事泄不食死

贈參議張俊健 辛巳遇害

贈參議車禮亮 己卯謀攻瀋陽事泄被囚死

忠貞公尹集 丁丑以斥和入瀋陽遇害

忠烈公吳達濟 丁丑以斥和入瀋陽遇害

忠正公洪翼漢 丁丑以斥和入瀋陽遇害

贈參判金得男 丁丑到富平遇賊戰死

忠景公鄭百亨 丁丑江都殉節

文正公金尚憲 丁丑裂和書辛巳被拘瀋陽不屈

文簡公鄭　蘊 丁丑下城時刺腹不死
文正公尹　煌 丙子斥和
貞孝公綾原大君俌 丁丑南漢出城時涕泣諫止
文忠公曺漢英 辛巳被係瀋陽不屈
忠正公金德誠 丙子斥和
忠正公李　棨 丙子斥和
貞信公任有後 丙子斥和
忠簡公兪　榥 丙子斥和
忠景公金壽翼 丙子斥和
贈副提學蔡聖龜 丁丑斥和

贈參議李緯國 丁丑斥和

贈判書李命雄 丙子斥和

襄武公鄭鳳壽 丁卯龍骨城督戰獻馘

忠愍公林慶業 壬午被執不屈

文正公宋時烈 孝廟朝赴召密贊北伐大計

贈判書申曇 丙子後潔身不仕

忠壯公李忔 丁丑斥和

贈左贊成鄭雷卿 己卯遇害

忠烈公羅德憲 丙子抗禮不屈

襄毅公金景瑞 己未罵賊不屈死

武肅公朴震英 丙子殉節

皇壇參享時 傳教

傳曰晴則多多爭赴雨則占便不來至于今番參班而駭眹甚矣朝官儒武捧擧案不過百餘人云揆以人情寧有是乎若念乃先之心雨暘何擇設或有在外不參者令覲節享有望拜禮則其敢息偃在鄉廬乎今日不爲參班儒武一并限令秋科前停擧朝官拿處外任及衆所共知實病各其門長呈單于京兆則該房考察取舍渠輩何論不飭之罪門長焉敢免乎查出各家門長先從有職施

以令該府拿勘之典俾知慨我寤歎於下泉匪風之息此後則令京兆長問于各家門長捧單可以參班人合錄一冊一件入啓一件置于該房一件置于京兆一以除紛淆一以定成式每於三月請出修整莫曰此擧近於不急人之爲人惟孝與忠如輪翼之不可偏廢而習俗日渝義理日晦倫綱日斁今日之敎正爲三者之獘有激而發也諸忠家後孫勿以此敎爲迂益思追先之道先自奔走於筋力之事莫或怠弛則入是墳行是禮之時其心當專尊周亦可爲追先之一端又能擴充滋長

常常不已則月計歲計當眞箇盡分於尊周之人
豈不盛哉皆令知悉

本官報營狀　　牧使李衡祥

爲牒報事崇奬節義所不可一刻緩忽本州義士
李士龍捐軀於萬里外燕塞扶植乎三百年綱常
當初五道監司護喪自　上特命其後立石致祭
又出　朝議激勸之道在所不已其妻李氏年今
九十五歲其子善男不能供養自本官亦爲隨便
救助爲乎矣事關風敎如是牒報爲乎旀同碑文
都付上使道以各別參商某樣穀物中優給倉物

一以活垂死之命一以警頹俗之地如何

王川書院請額疏　　承旨裵正徽

伏以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也崇表守節聖哲之急務也故其所以酬忠褒節樹風聲而扶名敎者至此而無以加焉至於本州故義士李士龍則尤有所卓異者以出身之子名隷御營旗摠卑微之甚而忠義之心根於天性當辛巳錦州之役亦在遣中而臨行慷慨奮發不食官犒以死自誓托妻子以善養老母及到而接戰也每發虛砲同類恐爲所覺勸匿其丸乃曰匿丸雖可免死而吾之素

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竟不匿其丸果見覺而
被詰則答曰我國於　皇明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詎可發砲而害其人乎鉛丸俱在何敢匿乎出諸
囊中而示之我國人在行者同聲聚訴請貸其命
而使自效則奮然曰吾意已决惟願速死若輩徒
困我耳辭氣益厲不少撓屈終至於見殺而猶使
之歎服歸屍於我軍而返葬於本土嗚乎烈哉臣
等歷觀前古之人衣君食君澤厚恩深服儒冠儒
談道說義亦或親密於君有若家人父子而及至
危難之際其能辨熊魚取舍之分者甚尠今此李

士龍則未嘗沾一命之恩讀一卷之書而生此海外之偏邦於此而有萬不獲已之起迸於彼而有百端誘脅之威迫雖使勉從亦無可罪而特其賦性之忠義由中而激發凛乎其不可犯確乎其不可拔而視死如歸甘死如飴至使威脅而戕害者亦嘉其義節而褁屍還送不棄置於沙場其貞忠大節誠千古所罕覩吾人之所以存諸胷臆而不能發諸事爲者賴是而小有槩白使我東方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士論之所倚重而歸仰者也本州北面王川邊鵠村里乃士龍舊居環一里一草

一木皆令人聳動而感發曾在十餘年前一邑之
人營建祠宇自儒士武夫下至閭閻皂隷之賤共
趨是舉激厲奮起毫聚縷集收合財力子來赴役
不日就畢乃使忠魂毅魄不至泯滅於來後則亦
可見秉彜之性極天而罔墜也臣等竊伏聞 仁
祖大王面諭本州牧使崔有淵使祭其墓 顯宗
大王用繡衣御史南九萬言官其子善賜其妻米
十石 列聖褒嘉之典吁亦盛矣今此立廟餟食
實出於輿情慕仰之誠心而至其表異而崇奬之
聳動而激厲之實係於 國家恩額之寵錫此臣

等所以封疏陳請而亦豈非 殿下繼志述事之一件節目乎或有以李士龍名位卑微爲疑者此則甚有所不然者酬忠褒節豈以貴賤有間乎臣等謹按南宋建炎初紹興守臣李鄴降虜與虜酋并馬出有一衛士姓唐者赴駕不及尚罵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其後立廟其所宣賜旌忠額朱子爲其守時更爲大其廟又説與汪尚書令崇奉之事見朱子語類今李士龍名編御營則卽古衛士而若其遭遇之時不同樹立之節尤高則必有可言者矣宋朝衛士之

廟亦有宣額之恩典則前代已行之事可考而知也臣等聞風興起激厲感發百舍重繭千里來籲伏願 殿下濬嘉希世之節義俯察由衷之情願特 賜華扁之額以施表章之典則庶將拭目吐氣鼓舞觀感以仰副 國家崇褒之盛意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

本傳 尤菴宋時烈

李士龍星州人以砲手隸兵籍 崇禎庚辰淸虜西犯 皇明嚇索我賦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與焉初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

甚設士龍不食乃言曰聞以我等助虜攻　皇帝
國我何忍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仍自庭下直上
州牧坐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呵旣至錦州
衛松山舖虜與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愛惜我
兵之技精庇在馬鞍下以防矢石有發砲而中者
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砲不丸虛發虜覺之捽出
擬刃於頸士龍不爲動虜釋之而曰復敢如是耶
汝若放而中者卽有重賚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
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斫以徇之俄而祖將諜
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

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仇收屍以歸歸葬星州
鵲村里其妻全節不嫁有一子曰善其時州牧乃
故參議閔公光勳也當士龍偃仰箕踞也老峰兄
弟幼從傍告之曰彼漢無禮何不治之公曰是何
言也聞其言義不勝愧屈矣其後老峰爲學士嘗
至懷德之興龍溪舍夜坐說此事因相對流涕矣
其後滄江趙丈涑來過鎭岑之舟村余再往拜焉
仍語及之趙丈曰余亦略聞之矣盍爲傳以記之
余曰閔學士之意亦然矣　崇禎戊申余自溫宮
隨　駕入京嘗於　筵席進曰衰世尤當崇奬節

義仍及嚴興道姜孝元及士龍事　顯廟卽命除李善職善卽爲萬戶姜孝元則　命以內豎奴二名代贖其子與孫嚴興道　命訪其子孫而錄用之嗚乎　聖朝擧措可謂善美矣謹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士龍一賤卒也未必聞聖賢之言讀詩書之訓者只是民彝物則得於天而根於心知皇上之可尊親戎虜之爲犬羊自識其向背而至於殺身而不悔觀於此而益信大雅之訓不我欺也今夫爲士者平居讀經史談義理視士龍孝元等無異虫獸之蠢然矣

及其遇事變臨利害則蒼黃劻惑去義失身靦然無耻者滔滔也其視士龍等爲如何哉吾以是表以出之實朱夫子表章唐衛士之遺意也嚴興道其事載野語姜孝元略見老峰所書墓石云

書事蹟後

葛菴李玄逸

人固有委致其命不愛其死者然所死亦非一端或激於義理焉而死或迫於事勢焉而死或怨狠忿懟焉而死或悲憤傷悼焉而死或要名譽爲任俠不負然諾焉而死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雖然率多出於一時意氣感奮之餘而或不免有所

爲而爲之若李義士錦州之死眞所謂出於人心之固有無所爲而爲之者也　崇禎庚辰淸虜索賦於我爲犯順之計當是時所送徒數千人義士與焉遂慷慨憤激以死自誓不食犒饋辭謝二親勉其婦以善養老母旣到虜驅策我軍居前行使之向前發砲丸義士粧藥不粧丸連發虛銃同隊之人爲義士懼戒令匿丸隱其跡義士憤然曰吾已決死何隱爲故欲令彼知之以暴吾心願勿復言俄爲虜所覺卽牽去將斬之且詰且責義士慨然曰　大明之於我國父母也焉有爲之子而賊

害其親者乎吾有死而已不忍爲此也虜必欲強
刼之舉釼擬之者數義士終不屈遂斬以威衆然
虜亦義公之爲送其屍以歸後有人刻大字於山
海關城頭石曰朝鮮李義士五誘七脅終不放一
丸而死蓋亦嘉其義烈云嗚乎義士行伍中人初
無策名委質之事又未嘗習於詩書禮義之訓直
執殳前驅爲人役而已設使隨羣逐隊無所建立
全軀命而歸必無後咎餘責貽譏取笑之慮而乃
獨誓心天地一定不易致命遂志不少悉悔若非
忠義之性鬱於中而作於外不爲私情邪念之所

回奪何以及此其視慕義之徒一朝倉卒發憤蘊以死者不旣賢矣乎益驗夫天性民彝之在世有明晦而在人無存亾也昔宋之南渡也虜至紹興府守臣李劉降之及虜再來有一衛士姓唐者留在紹興見劉與虜酋并馬而出遂取一大方磚逐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紹興人爲立廟其所至賜旌忠額朱子在紹興時𤼵爲大其廟旣又說與汪尚書令崇奉之夫以大君子權度之正其於報祀之典尤宜愼重而乃爲一衛士之微反復致意惓惓不忘者豈不爲其羞惡之本心發於秉彝之

良性不能自已而視死如歸故歟今以義士所樹立視唐之爲不必較其優劣然竊意其扶人紀明大義之功殆有過焉者　國家之慇懃褒錄以爲人臣忠義之勸士林之尊崇報事以爲興起良心之助者夫豈偶然哉其亦暗合乎朱夫子當日之旨矣余自後生時固嘗聞義士之風聲心竊歎奇之者久矣頃日在朝嘗達之　經筵請　贈職褒寵之事下該曹未及施行罪逐來星山上舍生裴君益徵見訪於晞陽瘴海之濱因辱示以吳李兩學士碑文若祠記請余識其後余惟義士之高風

勁節固已載之當世秉筆者纂述中將傳示久遠不必更著佛頭之糞然特其所以死出於人心之固有儻然一無所爲故臨命之際從容靜暇清峻壯烈了無一毫苟難爲人之意此則不可不使後之人有知焉因書碑記之後以歸之

殉節錄

進士崔　轔

義士諱士龍姓李　有明朝鮮國星州府砲手也辛巳春清人召我國砲兵助攻中朝　朝廷以柳琳柳廷翼爲領將以前府使朴絅等爲軍官發五千兵赴之公以砲兵編伍將發謂其同伍曰吾以

王命雖不敢逃而不忍與天兵相戰同伍曰苟
害吾身何暇恤彼莫如善鬪生還公瞋目不應及
進攻松山天兵被圍兩朔粮竭樵絶採草根於城
外以代薪者多爲我軍火砲所斃城中有解鮮語
者登城呼曰爾朝鮮忍負 萬曆皇帝壬辰東征
之恩耶城中不食月餘採得草根苟延數日之命
而爾等必欲盡殺何也時明人掛榜募獻淸兵首
級者賞五十金獻鮮兵首級者賞一百五十金淸
人攻城益急使眞韃一人分配我軍一人督視放
砲我軍旣被淸人脅制又覺其賞賜務益彈巧天

兵被丸而斃者僉衆公獨連放虛砲不中一丸繾子分配者怒詰之曰爾獨何故不放丸公曰　大明我父母邦吾何忍殺　大明人也僉曰爾邦今已臣妾於我我是汝父母邦何其目　南朝爲汝父母邦也公大呼曰我國壬辰島人之變　大明天子動天下之兵連營萬里極賜拯濟我君臣父子草木禽獸保有今日者莫非　大明之德其何忍負吾心已定速殺速殺更無一言清人愈怒使我軍領將柳琳斬之及其返軍也同伍裹屍以歸嗚乎若義士者方可謂烈丈夫耳

追叙

主簿李野淳

余偶見李活齋爲李義士立傳頗詳然尚恨有爽實者其曰失火藥云者是果近似於義士口氣乎當初清人索我國能於火砲者爲犯順之計其所送之徒五千人義士與焉已慷慨激憤以死自誓以犒餉之盛也而不啗一臠訑婦子而勉焉者善養二親及到錦州囊其金丸每發輒虛放爲清人所覺將斬之義士曰 大明於我國父母也焉有子而賊其親者乎今之來是 君命不可避也其不忍害是彛性不可奪也卽斬之而然且義之送

其屍刻大字於山海關城頭石曰朝鮮李義士五誘七脅終不放一丸而死嗚乎此非一朝倉卒發憤懣以死者比非賢遠於人乎今活齋則曰虜怒士龍之不放一丸詰其由士龍諉以中道顚仆散失火藥云云誠如是也此特苟且彌縫之語而殆近於畏死乞憐之跡曾謂義士之磊落光明而有是哉且散失火藥之云使一孺子聽之必不信虜雖頑蠢亦人爾其非可欺之方亦明矣方以不愛其肉不畏其刃底揭揭烈烈之氣又何苦而吐此頽孱之口乎雖至愚者不肯爲而謂義士之賢而

爲之耶以愚所聞虜驅策我軍居前行發砲丸義士之發虛銃可易見也同隊之人爲義士懼戒令匿丸而隱其跡義士瞋目而曰吾已決死矣何以隱爲故欲令彼知之以暴吾心勿復言俄而被牽去斬之其臨斬仍擧 大明父母之說又曰鉛丸皆在囊中豈可隱諸出而示之盖正大高特卽其本心乃反諉於中道之失而自掩其跡耶捐軀於萬里外燕塞扶植宇三百年綱常非特朝鮮義士實天下義士也又於其將斬之際我軍請貸其死使自效虜亦義而許之義士顧謂曰若輩胡困我

爲吾志已定不如死之爲榮竟不屈而死其屍之歸也 朝家命五道監司護喪苟如活齋之云則其死卻黓昧矣城頭之刻胡如彼嘉其義烈 朝家之特典亦何至於是乎活齋凡論古今人物其叙述文法精着刻緊而獨此一段恐或爲義士風節之累豈當時激慨之筆偶出於傳聞之誤者歟

追叙 進士都禹璟

李義士公天性孝謹自幼聞于州里辛巳錦州之役淸人索我賦義士年四十六以勇略應募調遣臨發顧謂妻李氏曰吾不復返矣吾耆老母慷慨

不倉官犒至軍發空砲同仇止之曰事露必死胡不匿其九義士曰子皆匿之吾何匿焉虜果覺之怒詰之義士曰　皇朝之於我國義是君臣恩猶父子　神宗皇帝之德我國萬世難忘今敎子殺父人孰肯之鉛九俱在因出示之清人以刃脅之義士大呼曰直今死耳復何問焉衆皆聚訴曰盍貸其命使復自效清将欲許之義士復大笑顧衆人曰吾意已定若輩之請無益徒困我爾清人知其終不可奪遂害之朕猶義之收其屍屬諸　昭顯世子質館　世子爲之棺斂送之東還　仁祖

大王爲之驚悼下 教曰李士龍烈士也豈無褒寵之典命道臣皆護送而禮葬之復命本州牧使崔有淵祭其墓其後人有見山海關城頭石大刻朝鮮義士李士龍五誘七脅終不放一丸而死嗚乎神州陸沉節士遁匿竄惟 皇朝志士孰能爲義士立言者乎刻之城頭石必虜酋蠻卒亦義而壯之者耶此秉彝之攸同昔人所謂精忠華夷見氣節天地知一句是也 顯廟壬寅用繡衣南九萬言官其子善爲漆浦萬戶州人又立祠而祭之

正廟朝以忠節額其祠焉

家乘序　　判書李源祚

卒伍而死於國千古惟唐衛士一人而已死於國猶難況死於天下乎當是時而死者上而學士大夫下則長平之坑耳義士公屬國一砲手而五誘七脅終不撓以死義士果何人哉噫虜焰爇天受我兵而肘腋之發一丸則賞千金乃一不丸而誘之再不丸而脅之三不丸而竟死之公之死不死於臨陣之日而死於官庭箕踞之時死若是容易而惟心之所欲為哉唐衛士目見逆臣之造變君上之阽危翻然勃然之間一死可辦而義士之死

藏凜烈於隱忍判直截於從容尤豈不難乎難哉魯仲連不過蹈海一言而稱天下士若義士其眞天下士歟天下而有山海城頭之刻國而有　列聖朝恩教若史若傳若祠記墓碑已赫晰于世叟安用家乘爲也然後承而欲著存焉則裒粹爲一冩書亦禮之所許也其孫奎豐養瑊請余撰次之余不辭而略檃括焉

承旨李羲峻

後序

在昔壬辰島人之倡蹶也　鑾輿播遷億兆蒼生肝腦塗地在東土頂天立地凡有血氣之類誓不

共戴天之讐也何幸　萬曆皇帝命之以援師國
以得全民以獲安伊誰之力緊誰之恩若使無東
顧之事卽有君臣之大義也况又有漢恩厚澤於
我者乎噫天地閉塞冠裳顚倒中華禮樂文物之
感舉將淪滅是以我邦有金文正鄭桐溪三學士
諸賢斥和殉義其貞忠大節爲天下欽慕者也念
昔日受恩　皇朝則而我國倘舉一國之人報仇
之不暇而忍助兵而攻　皇師耶嗚乎庚辰辛巳
錦州之役不幸使我師貽羞於天下則公之一死
可謂昏衢之日月頹波之砥柱其生也稟純剛至

正之氣秉執卓然臨行不食官犒溫嶠之桃戈素
有蓄也托妻子以善養父母其孝其忠根於天性
移孝爲忠不可誣也語其分則位不過執戟而及
對 皇陣恐傷天兵去丸發砲不怵乎白刃如麻
萬鎗齊鳴戎毒斯逞而以若鐵心石膓乃知一區
皇明之可尊不知有他萬乘之可畏三發空砲
五誘七脅終不放一丸爲敵所詰乃對曰 大明
之於我國義君臣恩父子也若砲我 天朝之人
則是子弒父臣弒君也吾何忍爲且曰一天之下
豈有二天子辛烈烈哉若非直氣橫亘宇宙誼有

二天子之叱發諸口耶竟爲敵亂斫而死扶倫常
於萬世眞吳學士之所言崒乎泰山不足爲高昭
乎日月不足爲明者乎虜之害之者渠之不獲已
也高其節而義之嘖嘖不已使之收屍托於　昭
顯世子以其屍備禮送之本國盖秉彝之性華夷
無殊也以此之由天將諜知之揭竿特書以大明
忠臣朝鮮義士八字道路增彩天下舉踵而歎詩
云樂只君子爲國之光其斯之謂乎追惟　神宗
皇上之大恩迄于今三百年而未亾矣予於平常
未嘗一日忘諸心而歔欷長歎然一部春秋何地

可讀乎顧念公之一辦大義老峰先生之濱西坡
學士之涕豈徒然哉公軍伍也至於 聖敎有曰
豈係地分因人而高侑之祠之 贈以職而恤其
後名垂百世而不朽也夫余生晚世不得與大老
立傳之時贊一辭執毫嘐嘐而歎

後序　　　　　　　　　持平李基普

余在李公之鄕自少聞公之風竊悲其苦節爲能
辦一死於天下而未詳其殉節本末今 上丙辰
特 命宣額遣道臣致祭余時任其院始徧求所
爲公錄者盖嘗有若華陽大老立其傳蟾村先生

表其碑西坡吳公記其事是皆君子之信筆而公
之實蹟也雖然其碑若記皆本於傳文而傳文則
尤翁之所親聽於老峰老峰之所目見其調遣時
光景則傳文尤詳而信矣余讀一過不覺髮豎涕
泗忽忽若立於藩漢對陣之中身染其片片斫血
此曷故焉余亦有公所秉之彝而徒嘐嘐於曠世
之後乎昔人有言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余
嘗竊意公臨陣慷慨見覺虛砲而倉卒殺死及覩
傳文然後始信其所立尤難焉盖公卒伍也名編
兵籍赴難絶域則顧其何有於匹夫身名而況其

爺孃妻子摻手號訣臨其行宜其志只有死生一念而遑恤其餘哉府庭逢點必不默然西垣盛饋與衆同餔而顧乃郤槁箕踞愧屈州牧斷斷一死已有素定行到錦州果匝一歲不變此心此所謂從容凌死而最後之虛砲被斫適以成其去時心耳顧其死不其難乎玆故尤翁記其初赴難事甚詳而末又曰實朱子表章唐衛士之意也嗚乎有如公之大節得如尤翁之立傳而愈久不泯則今聖上所以御製之文 聖朝褒忠之典靡有餘憾而公之撐天之節至此愈光矣今公之實錄安

敢一字贅剩本孫應俊謀輯散逸作爲一冊要余置數行故竊以所嘗感者遂爲之言

後序

進士李禹世

事蹟何爲而錄也所以錄公之忠節也夫從古以忠節稱者鮮矣而間千百代往往有之若殷之孤竹子周之魯仲連漢之蘇中郎唐之顔杲卿宋之文天祥諸賢是已噫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而以忠節表者若是其罕焉則況於海外偏邦而尤豈易其人哉獨至我 聖朝重熙累洽培養扶植以砥礪名節豎立卓爾之賢相望於史牒不可殫記而

若斥和之三學士金文正諸賢尤是挽近忠節之
炳然昭著也於乎此猶士大夫之賢讀書明理素
講君臣之義以斯人辨斯節亦謂次第事而至若
本州義士李公海外偏邦名編卒伍之賤而躬蹈
白刃視死如歸以眇然七尺之身辨千古尊攘之
大義使我國君民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其視夷齊
魯蘇顏文諸賢小無歉焉而直與三學士金文正
同軌而并躅吁亦烈哉然而在古在今若無大人
君子爲之表章而崇美之則又安使如彼之卓卓
忠節垂諸竹帛而不朽建諸天地而無窮至今昭

人耳目若躬覩而親聞也哉所以大明忠臣朝鮮
義士八字題目　明將書之于旗清人刻之于石
尤庵夫子爲之立傳蟾村閔公爲之題墓西坡吳
公之所撰記輿地之所載鋅而星之父老爲建俎
豆之享於公之遺墟者也且　列聖朝褒奬特異
而至于我　聖上尤致意焉旣　親製文遣道臣
而祭之宣以忠節之祠額何其盛哉公之忠節至
于是尤有光而無餘憾矣余時猥忝院任記其顚
末以備後之君子考覽焉

遺蹟　判書許　傳

李士龍星州人也　崇禎十四年我國將李時英率兵五千入錦州清人刼時英爲前行與明都督祖大壽戰於松山下士龍獨砲不入丸欲以明本心清人覺之斬士龍以風時英軍今星州有忠節祠士龍俎豆之所

遺事

李義士公諱士龍字仕中貫星山遠祖諱能一高麗開國勳星山伯入　本朝諱汝信文郡守累傳至諱孟山號志新亭有諱舜年武萬戶於公爲五世祖曰駟曰秀良曰有文公之高曾祖及祖也考

請廷建 贈司僕妣令人居昌劉氏以 昭敬大
王乙未生自幼孝於親有勇略焉 崇禎九年丙
子我 仁祖大王十四年也運遭陽九清虜以我
朝議斬使之釁突圍南漢竟至 主辱鄭文簡
之刲腹三學士之被執其他有炳烺忠節者亦不
可盡記粤四年庚辰虜方入寇 皇朝請兵五千
于我邦將以共伐 天朝也朝廷不得已募兵應
之時公之年四十餘以武勇見拔臨行以善養老
母托其妻李氏詣郡辭犒其胷中已辦得一箇熊
魚之別見者咸歎其言之忠直有慚色及辛巳錦

州之役對 天將祖大壽陣發虛礮虜覺之五誘七脅猶不屈曰 皇明之於我國君臣之義已定有父母之恩豈敢背乎遂遇害是年四月十日也享年四十七祖將揭竿書大明忠臣朝鮮義士虜亦義之許收屍使返櫬 仁考命五道方伯禮葬于本州望星坊鵲村寅坐之原因 命州牧崔有淵爲文祭墓淸人之立石山海關胡學士之刻詩松山亦表忠之一事 顯廟戊申尤庵宋文正公筵奏官其子善萬戶戊寅御史南九萬 啓官其子廩其妻 肅廟壬申牧使安邦俊立祠于遺

墟院號王川葛庵李文敬公　筵奏褒忠之事
正考癸丑　王若曰辛巳錦州之役若非李士龍
一人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　贈通訓大夫
星州牧使因　命綽楔之典丙辰八月日　賜額
忠節祠　特下御製祭文致祭　命該道臣舉行
時祭文頭辭不書　崇禎年號及斟酒奠酌之地
卒肰盞黏不得舉有司惧而退以不利饗享具由
奏聞　上震怒香室官卽爲罷黜該道臣特施
嚴敎守僕卽爲嚴杖叟下九月日　命官致祭
特傳敎揭板于禁軍廳及星州政堂嗚乎盛哉余

於葢𥟽之異竊有感焉朱先生曰人死衆人之
魂氣如雲消霧散忠臣烈士之靈魂凝結不滅今
於義士公事自有所大驗矣忠魂毅魄千秋萬世
豈無昭昭明鑑於尊攘之義耶戊午 皇壇 親
享之日有子孫參班之敎煌煌 綸綍比歲疊稠
孰不感涕於聖恩乎公之子孫世居州之南鳳山
村 哲廟甲寅移建祠廟及旌閭 上皇丙辰摶
忠義齋于祠廟傍移揭其政堂揭板將豎神道碑
而營刋忠節錄此其實蹟顚趾大略也配 贈淑
夫人完山李氏子男善萬戶孫男元發元碩元儀

餘不錄嗚乎公以偏邦一礮卒明大義於天下扶綱常於萬古俯仰乎穹壤之間無所爲而爲之者惟公一人而已生而去九之義廟而盞黏柰之靈何其壯也何其異哉　列聖朝褒美之典靡不燦備肰　贈其爵而只止郡紱官其子而亦止萬户往在庚午以邦禁撤院今無一間架尸祝之奉亦未蒙易名之典蓋以堂堂忠義卓爾名節天之報施於公者不能無憾於天下後世云爾清州鄭恩錫謹撰

京山誌　判書李元禎

李士龍出身廷建之子非乎石鵲村里人也辛巳錦州之役清人徵火砲於我國士龍將行與其父母訣曰吾今行必死死而得正愈於苟活須勿以爲悲及至軍以所受鉛丸藏之囊中每發虛砲同類恐爲清人所覺勸匿其丸士龍曰匿之雖可以免死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竟不匿果見覺於清人縛致於前而詰之答曰我國父事大明受　萬曆皇帝罔極之恩此吾所以不忍發一砲殺一人者也鉛丸俱在何敢隱乎因出諸囊中而示之　命斬之我兵聚訴請貸其生使自

效清人亦嘉其義而許之士龍顧謂聚訴諸軍曰吾意已決惟願速死若輩之訴適足以困我也累加誘脅竟不屈被斬時 昭顯世子在軍中爲質清人以其屍托於 世子送之本國 世子爲之斂棺飭沿路轝運返葬於本州時牧使崔有淵方辭朝 仁祖大王引見下 教曰李士龍合有襃章之典而事有不如意者爾可祭之墓也崔有淵至州與鄉人李綸等爲文以祭之 顯宗戊申因宋時烈 啓達官其子善爲漆浦萬戶其妻賜米十石

小華外史　參判吳顯相

李士龍星州人武出身廷建子也以勇力膽略聞於鄉　崇禎十四年辛巳虜酋徵我精砲五千赴錦州本州聞士龍名編入軍書且犒勞之士龍卻不食曰以我助虜攻父母國安用犒爲將行辭父母曰兒今去必死死而得正不猶愈於苟活勿以兒死悲慽也顧妻孥曰吾死不旋踵須善養吾父母及至軍與祖大壽對壘而戰士龍去丸而發砲天兵無所傷虜覺之誘之以賞脅之以死至於三而終不動曰　天朝於我義君臣而恩父子辭

氣益慷慨竟爲虜所殺祖大壽聞之大書於旗曰
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望見勒歸其屍
昭顯世子爲之棺斂令返葬 顯廟戊申錄公
子善爲萬戶 正廟癸丑贈星州牧使旌其閭賜
祠額忠節

海東續小學 進士朴在馨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隸兵籍 崇禎庚辰清兵
西犯 皇明嚇索我助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與
爲初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
士龍不食曰聞以我等助虜攻 皇帝國我何忍

會此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座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呵旣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愛我兵之技精庇在馬鞍下以避矢石有發砲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不丸虛發虜擬刃於頸士龍不動虜釋之曰復不敢如是也汝若故而中則有重賞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斫而殉之俄而祖將諜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行收屍以歸

海東名將傳　　大提學洪良浩

李士龍星州人 崇禎庚辰清人西犯脅我徵兵士龍與焉至錦州衛松山舖清人與天將祖大壽對陣清人惜我人之技精俾伏馬障內以防矢石而有發砲而中者則重賞士龍初放無丸清人覺之捽出擬刃於頸士龍少不色動清人釋而囑曰復敢如此必死如中之吾其厚賚士龍連三虛發清人大怒亂斫而殉之祖將諜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朝鮮國義士李士龍八字清人亦義之戰罷許令收屍歸葬故國是時清人徵兵非一戊寅李時英庚辰林慶業辛巳柳琳并爲上將一國精砲

盡入於助敵犯順而皆去丸與鏃華人至今稱朝
鮮之義士

國朝人物考　安鍾和

李士龍星州人庚辰錦州之役以砲手從軍臨行
顧謂妻李氏曰吾不復返矣善事吾兩親也至清
陣與明人交戰士龍輒發空砲同儕止之曰事露
必死等死寧匿其丸士龍曰我欲明白死何匿爲
清人果覺之怒詰責士龍毅然曰　明神宗皇帝
之德萬世不可忘也我豈忍砲向乎清將刃脅之
大呼不屈我兵之在行者皆聚訴請貸其死使自

效清人許之士龍曰吾意已决若輩之請無益徒困我耳清人知其不可誘遂殺之方士龍之就死也一軍咸嘖嘖曰義士後人有見山海關石頭大刻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士龍死時年四十七
賜祭錄後

熱河日記　　朴趾源

崇禎十一年我國將李時英率兵五千入建州清人刧時英爲前行與 明都督祖大壽戰於松山士兵皆精砲祖軍多殲下令軍虜頭一顆予銀五十兩鮮人一級予銀百兩士兵李士龍星州人也

獨礮義不入九三發無傷欲以明本國之心也清人覺之遂斬士龍以徇祖軍望見皆大哭大書旗上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士龍以風時
英令星州有王川忠節祠即義士俎豆之所苟使
皇帝聞義士名合當特予美謚余過松山作文以吊義士之魂

李義士公忠節錄卷之二

王川書院剏建通文　　　　承旨裵正徽

嗚乎五十年來有憤而無以泄有辱而莫之洗包羞忍耻降志屈身一脉公論之在於草野者亦復抑而難伸結而不解輪囷拂鬱無所依無所托而人情易變見聞旣熟間或歸之大小之勢以爲固然之事而不復知愧則天叙民彝幾乎斁絶矣惟我李義士以出身之子爲御營之旗摠則乃是一軍人也而奮然特起毅然獨當出萬死不一生之計明大義於天下扶萬古之綱常使人人皆知其

可恥皆知其可憤皆知其天叙民彝之不可斁絶而吾人之所以存之於胸臆而不能發之於事爲者隱然有以小槩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有以小見吾人之本心而一脉公論之無所依無所托於義士之一身則乃是五十年後士論之所倚重而歸仰者也若使義士用於楚襄王之時則必不肯以六千里之土地而爲役於讎人若使義士用於宋高宗之世則必不肯以望旌旗之中原而稱藩於仇國其所樹立卓卓乎不可尚已至於顔常山張眞源之貞忠大節日月乎宇宙而當其時旣無憤

而難泄辱而難洗一脉公論無所依托有如今日
者則士論之所倚重而歸仰者亦有間矣此忠烈
祠之設立所以歸於士林而爲斯文之盛事者意
實在此若泛以忠烈祠論之則表異崇奬之典在
於 朝廷非士論之所當專主也或有以爲此忠
烈祠異於書院非斯文之所當主云爾者亦非知
今日之深意者也嗚乎衣君衣食君食呴濡於君
榮寵於君而乃反忘廉喪恥舍義偸生者何限今
此李義士則其有呴濡榮寵之可以爲恩而難忘
者乎於此而旣有萬不獲已之起送於彼而又有

五誘七脅之威迫雖使勉從亦無可罪而特其忠義之心根於天性凜乎其不可犯確乎其不可奪而視死如歸甘死如飴使之可殺而又使之起敬褁屍途還不棄置於沙場則其與衣君食君受君之恩死君之事者又不爲高出一頭地乎雖曰節無大小易地皆然而其所遭遇之不同所立之尤高則必有可言者矣玆故此中論議必以鵲村爲立廟之所而不小變者欲使後人之經過而瞻望者明知此廟之爲義士設而一脉公論之抑而難伸結而不解輪囷拂鬱愈久而愈激者賴是而暴

盡而無餘也公論之所依托而士林之所倚重者爲何如哉

王川書院上梁文　　衛率張　錄

述夫天地鍾純剛之氣亘萬古而長存山岳孕磅礴之精聳一世而特立雖復刀鉅在後不足以動其心鼎鑊當前莫得以奪其志所以十載燕獄文祥成殺身之仁一髮常山顔卿效斫舌之節何所獨無忠烈竊有欽此夫公迺者漢日淪精燕脂暗塞三綱掃地收正氣於山川隻手擎天孰義士於河朔遠應徵兵之檄公作負羽之行息 皇明父

子之恩知有死節念我國君臣之義誓不生還卻
犒之初心已堅永絶妻孥之戀臨陣之忠憤益烈
每發砲丸之虛七脅冒威凜凜神氣之不屈一縷
捐命慘慘天日之無光雖以羯奴之獰尚嘉熊掌
之取鴨綠江上榮返馬革之骸魂山海關頭煥揭
龜趺之名姓暨先儒節軒宇宙而激仰大義貞忠
盪日星而回薄賻以窆賜以祭優寵春於漢儀官
其子復其家侈哀榮於周典凡在一節之善士獨
薦醴牲矧玆萬古之貞忠詎闕俎豆輿情久鬱於
久享公議始行於建祠瞻彼玉川之遺墟巋然棟

宇之新搆英風竪髮彷彿孤竹之淸風白日當簷
依俙照窓之凉日三靈不泯激雷霆而振寰宇一
氣尚在作山河而壯　本朝英雄淚之滿襟志士
感之塡臆春秋揭享雖有所於婁靈冬夏講磨奈
無地於肄業爰謀爰度縫掖武弁之齊聲之經之
營工匠財力之畢擧神護鬼設蓋亦有待於今焉
地秘天慳人謂斯何於昔矣行人指點瞻棟桷而
長懷過客參尋奠椒蒻而磬折尊周正名之意其
所在玆扶綱植紀之風可述於此煙雲靄其變態
洞壑爲之增輝贊擧脩梁聊綴短唱抛梁東金鷄

吁罷海升紅　大明朝旭來相照猶想當年未死
忠抛梁南洛水蒼茫雲影涵爀爀英聲流不滅千
秋毅魄死猶甘抛梁西回看中土日相低誰憐崖
海皇舟没前後忠魂庶共攜抛梁北上有金烏浮
翠色節義從來聳華夷光爭砥柱中流植抛梁上
衆星皆拱北辰向惟餘一片炳丹心能使後人起
敬仰抛梁下白石清泉鎖遠野遺慣至今猶未攄
故敎流水咽中夜伏願上梁之後俗知趨慕士仰
風聲嗟吾黨盍各勉旃佇見彝倫之大闡其自今
欽于永世庶聞名節之蔚興

王川書院奉安文　　牧使吳道一

穹壤之間曰有正氣天實畀公烈烈其志在歲龍
蛇賊奴肆猘大膊于錦徽我師旅公編卒伍亦在
遣中慷慨一死已矢于東西垣卻犒就親辭訣兩
軍相當空砲輒發公不秘諱爲賊鼓酷公曰　天
朝卽我父母子於父母焉忍施砲義形于色舌奮
髮竪人或勸公謝過自效徒聒公耳詎奪公操竟
蹈白刃鴻毛七尺炳然腔血蠻貊亦服旣返其屍
載鎸于石曩昔之事言之於悒冠裳顚倒天地閉
塞中華禮樂擧將淪滅公生外服獨能抗節倫常

之重職公以植夷夏之分由公以析百世永頼霜嚴日烈西山之餓東海之蹈公實伯仲一揆前後維星一區寔公攸產星入慕義沒世仰鑽合辭同聲鳩財聚工于彼王川肇創靈宮昔公所遊公必依移虔奉香火永世爲期今當揭安敢薦菲薄不昧者存永垂歆格 奉安時山長前縣監張鍅獻官前郡守李坡前縣監都處亨學正都永夏士人二十五人鄉校儒生七十餘人武弁百餘人

春秋常享文　前人

伏以撐天節義貫日貞忠式頼扶綱永世欽崇時値仲春秋日届中丁謹以粢盛牲幣用伸常享

忠節祠記　前人

君臣之義本於秉彝而歷觀往古牒記人臣取尊官享厚祿衣君食君於平居無事之時及夫臨難邁危能奮不顧身捐生抗義者蓋絶少焉况名編卒伍未嘗沾一命之恩者乎冠儒冠服儒服學問詩書高談道義之士鮮有不偸生惜死喪其素守於倉卒板蕩之際能松栢於歲寒勁草於疾風者亦未之多見也况身操版鍤未嘗讀一卷之書者乎至若朝夕於扈蹕左右於凝旒君臣之間恩義之密若家人焉父子焉而尚難慷慨奮發辦熊魚

取舍之分於國危君辱之日况生海外偏荒爲
天朝致命殉義者尤豈非間千百代而罕覯者乎
余於李義士事未嘗不竪余髮而抆余涕也曩昔
之事言之氣塞歲庚辰清人之役於錦州也徵我
國兵義士以砲手在調遣中臨行不食官犒就父
母别語妻孥曰吾死不旋踵矣若等善養吾父母
既至軍清人與 大明官軍交戰義士所發砲皆
空砲也有聲而無丸同儕怵以死生且教以等欺
寧匿丸義士曰我欲明白死隱匿苟活非我志也
清人果覺而詰之義士奮然曰 天朝於我國義

君臣恩父子若砲我 天朝人則是子弑父臣弑
君天下豈有是理辭氣益激烈不撓清人怒欲刃
之或勸其謝過自效以免死不從竟被害清人義
之歸屍於本國後見山海關城頭刻大字有曰大
明忠臣朝鮮李義士五誘七脅終不放一丸而死
吁亦烈哉方義士之死也天地閉塞冠裳顚倒中
華禮樂文物之盛擧將淪胥於犬豕腥羶之穢而
義士以偏荒卒伍之賤本非談經史學道理以士
行稱者而乃能鴻毛一死踞蹈白刃吐片辭以明
君臣之義夷夏之分於穹壤之間百世之下使蠻

貊之人亦知其貞忠大節足以植天常而扶人紀苟非亘古今撑宇宙純剛至正之氣鍾于其人其何能乃爾倘所謂峯乎泰山不足爲高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者非歟義士星山人也昔我 仁祖大王使本州牧崔有淵祭其墓 顯廟朝因御使南九萬言官其子 列聖襃嘉之典亦至矣而公沒五十餘年星之人始鳩材建祠工告訖將妥靈而俎豆之屬余叅長于星𫆀爲文以記其事余旣慕義士之風又多星人之能崇節義而樹風教如此遂不辭而書義士諱士龍出身廷建之子祠宇在

今星州之治北所謂鵲村王川者蓋公平日所居云

表忠詩　欽差太學士福州胡寧齡

生長仁賢禮俗宗橫砲三復死從容　大明忠節朝鮮義天下皆知李士龍 題銘于石在錦州衛松山下

忠節祠題詠　葛庵李玄逸

憶昔金甌鈙又全　鑾輿還奠舊山川毫毛實藉聖神帝骨肉渾由仁覆天舉世徒知淸憲曆何人更記　大明年賴公一死民彝著崇報寧徐俎豆虔

又　　承旨裵正徽

卻犒心非在苟全點行無奈渡龍川孤懷硉兀難
爲地一死丁寧已矢天想得藏丸錦衛日貞如採
薇首陽年尊周大義昭千古遺廟于今此揭虔

又　　衛率張錄

忠貞何待世家全隻手能回旣倒川志凌辭親西
赴日身捐罵賊北望天編軍效節無前代死國成
名聳萬年立廟遺墟安毅魄至今人過各致虔

又　　翰林李柱天

平生義勇自雙全卻犒辭家渡薩川慷慨藏丸誠

貫石從容蹈刃節磨天一身功在三韓日再造恩
酬萬曆年修墓恤孤 鴻渥備舊墟新廟後人虔

又 牧使金一夔

編伍人中節義全英風猶灑舊山川身捐錦衛干
戈地首戴 皇明日月天毅蹟獨傳荒落歲靈宮
新就困敦年不惟擧國皆矜式殊俗當時亦致虔

又 郡守都處亨

純剛一氣得之全烈士遺墟是玉川俎豆方新箕
子國溪山依舊 大明天捐身組甲三千列扶我
綱常億萬年永樹風聲端在此頹言杳炷久彌虔

又　郡守朴行義

地因人勝美雙全星是山名王號川默想雄心凌
白日信知高節競蒼天褒忠錄裔優殊渥建廟安
靈爲永年遺址獨留明日月搢紳章甫亦咸虔

祭墓文　牧使崔有淵

嗚乎自古死義成仁之士漢有綿竹之諸葛唐有
睢陽之許遠者往往出乎當時士大夫其平日所
講者義理也所任者師臣也所佩者成敗也及至
板蕩之際能擇熊魚之辨則所當不顧蹇元惟執
一箇是而已而猶能卓立乎萬夫之上輝暎於百

代之下而今公之死松山也問其處則卒伍也問其任則砲兵也問其行則淸人之援助而　明朝之倒戈也其與諸葛之於綿竹許遠之於睢陽所處不同所任又不同而惟其一死之志已矢於𤨏勉從事之日萬折之衷自激於江漢朝宗之地將軍之號令在上而不足奪我𨔼子之關哮在前而莫能屈我以匹夫士芥之賤辦鴻毛泰山之舉不意綿竹之孤節睢陽之餘風復作於錦州今日而使其爲東土士大夫者不覺汗其背而泚其顙則不徒不可以成敗論其英雄而亦不可以貴賤尊

卑乎大丈夫也噫虛砲一聲天下聞而知有人褁革萬里宇宙先而欲生氣令我東方衣帶之國誇爾南朝忠義之士則庶無愧於小中華稱號而尤有光於松屋句古事矣吾將酌崖海滔滔之水挹易水蕭蕭之風招公魂於青霜皓月之夕銀河北斗之夜倘有光芒橫截長空御青霓鞭紫霆閃鑠而不可捉鬱嵂而不可解則始信公之純精烈氣凝結於天地間而不滅愈光將欲去化爲沙椎筑鉛擘破龍庭盪掃羊腥否公其不死來些來些一極之負故鄉之悲

祭廟文 崇禎後甲戌四月二十二日 牧使吳道一

穹壤正氣金石貞操龍蛇曩襄事聞者髮豎空砲不丸 大明有臣由公一死人紀不泯臨刑片辭凜凜腔血返屍銘珉蠻貊亦服西山之餓東海之蹈萬古雲霄一揆前後公維星產邑人慕風昔公所居有翼靈宮余吏乎星實相斯役虔薦泂酌冀斯歆格

謁廟文 咸豐李有仁

數畝明宮萬古精忠一來瞻拜倍激秉衷

又 礪山宋必興

儼然一字褒忠萬年 皇明日月獨留王川

墓表 翰林李桂天

金蛇歲錦州鏖清徵兵公點行辭親時立節期心有冉砲無丸逮盤問詞氣奮於 萬曆德罔極雖九死忍一害擲藏鉛飴絶臙殊俗義 聖儲褫命翌柩祭以侑婦繼廩男爵蔭恩前後風聲樹最偉蹟質貞石李爲宗名士龍生乙未考登第顯之詩永厥垂

墓碣文 崇禎後丁卯八月立 牧使鄭載岱

義士姓李諱士龍本星州良家子也父廷建武科

義士 萬曆乙未生于州北鵲村自少以愼默見
稱及長隷砲手歲 崇禎庚辰錦州之請兵也義
士亦在調遣中每臨陣輒發空砲清人覺而詰之
義士曰 天朝之於朝鮮義同父子何忍殺傷清
人怒欲斬之或勸其自效竟不從被殺乃辛巳四
月十日也清人義而歸其屍其年九月葬于故山
之側妻完山李氏有男女各一男曰善善有三男
二女男卽元發元碩元儀在昔壬寅今領議政南
公九萬以繡衣到州周恤其家還 朝上聞錄其
子善補漆浦萬戶自官立石記其事蹟以示永久

云

墓道碑陰記 崇禎後戊辰仲秋立 執義閔遇洙

崇禎九年丙子虜東搶我我國家剪焉傾覆以與虜和時則三學士以斥和議被虜殺死明大義於天下至庚辰虜又西犯天朝徵兵於我時則清陰金文正公上疏言其死不可從夫以外國陪臣爲天朝效節實天下古今所未聞其爲國家之光大矣然此猶是士大夫之賢讀書明理講君臣之義者也若星州李義士以卒伍之賤不忍助犬羊而攻父母以金文正之義成三學士之死不

其儒歟嗚乎此爲義士之墓也在州治之北幾里
至今過者皆指義士之墓而致敬焉義士諱士龍
本良家子編於軍籍當訓局之發精銳以應虜而
義士亦在其中初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
以送酒食甚設義士不食曰聞以我等爲虜用以
犯　皇帝國我何忍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於是
直上坐州牧座或偃仰或箕踞州牧顧不禁也既
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天將祖大壽對陣虜愛惜
我兵技精庇馬鞍下防矢石發砲中者輒重賞之
義士發砲不丸虜覺之捽出而擬刃於頸曰敢如

是耶中則必有重賞又發砲而又不丸虜甚怒猶不殺至於三則遂亂斫而死時辛巳四月十日也天將諜知此事即揭一大旗于陣前大書其上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許同仇收屍歸葬年四十七妻李氏有一子曰善嗚乎朱子嘗表章唐衛士之忠烈義士與衛士類也大抵皆不失仁義之良心而義士尤難矣始義士之將行也其時州牧即余曾祖觀察使諱光勳也我仲祖文忠公諱鼎重我祖考文貞公諱維重尚幼方在側見義士偃仰箕踞狀請責其無禮觀察公曰是

何言也我聞其言不勝愧屈矣其後文忠公以此
事語于尤菴宋文正公先生爲之立傳以示後且
告于 筵席曰衰世尤宜崇奬節義 顯廟命除
李善職遂爲漆浦萬戶嗚乎今去義士之死百有
餘年矣文忠公之曾孫百男爲星州牧輒慨然曰
此吾先祖所莅之地而文忠公所欲表闡義士事
著其義炳然余何敢不力於是蠲免其後孫賤役
官備祭需以享之又伐取一石以表其墓以舊表
文字大略令余記其陰謹据宋先生傳文書之如
此云 本州牧使閔百男書

竪碑告由文　牧使閔百男

惟公毅烈日星爭光庚辰師役獨扶綱常卻犒不受高踞公堂其言如鉞其氣如虹我祖撫臨感激于中一死成仁血纍華夏歸骨故土不絶香火今余來莅新此封塋斵得貞珉大揭　崇禎惟玆二字庶慰英靈

神道碑銘 幷序

死非難死於義難死於義非難死而從容取義爲尤難昔宋之文山不死於張弘範見執之日而死於柴市我　朝之三學士不死於南漢係累之日

而死於瀋陽者用是道也義士李公其亦死而從
容取義者歟公始以勇隷御營 仁廟庚辰赴錦
州之役蓋助胡攻 明也雖爲彼所嚇豈 朝廷
之本意哉公泯默受黜者爲 王命也卻犒踞倅
者微見志也蓋亦莫非義也觀其拜母訣妻之言
胸中已辦一死而隱忍於周歲之間及到虜陣故
放虛丸淸人誘脅而終不撓以死蓋以 皇朝於
我有父母之恩而目見天兵累累就盡於孤城之
下而吾乃助犬羊而搏噬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蓋前此而死之則爲浪失此而不死則爲罰此

是義理等底金秤上稱出來者而貫日之忠華夷皆見凌霜之節天地亦動故屍骸未冷而祖將揭義士之旗旅櫬將返而 昭顯世子時在瀋陽賻襚而送之 仁祖大王又下祭墓之敎 顯廟壬寅因御史南九萬 啓官其子廩其妻我 正宗大王尤惓惓於此事旌褒有加則 贈及於州牧祭侑不謹則責加於道臣嘗 敎曰辛巳之擧若無李士龍一人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其後有 宣額於王川祠焉有 命旌閭焉有 給祭侑焉有 親撰祭文焉有 命搜訪忠臣子孫錄

用焉崇報之典於是至矣始公之點兵也閔老峰
鼎重隨父在星州任所目見其箕踞偃仰之狀其
後言於尤庵宋文正公勸其立傳而備載其事尤
庵亦嘗白 上曰衰世宜奬節義如李義士合施
褒典其後吳西坡道一州牧崔有淵鄭載岱閔百
男閔執義遇洙崔梅窩轔張衛率錄褒孤村正徽
李廣瀨野淳都郡守處亨李翰林柱天吳參判顯
相許文憲傳諸公前後相望或承 命祭墓或奉
案立石或撰述或上疏而州之人士尤終始奔走
焉嗚乎公之死義而報之亦以義山海城頭之刻

天下之報也　列聖朝褒崇之典國家之報也諸
賢撰述之文國人之報也公之後孫又竪神道碑
於今所居鳳山之里祠廟之前是子孫之報也公
之十一世孫鴻基請銘於種杞種杞又公之鄉人也
敢不報謹按公星山人諱士龍字仕中上祖星山
伯諱能一考諱廷建武科妣令人居昌劉氏　宣
廟乙未生公于州北瑩星坊鵲村里立慬時年四
十七實辛巳四月初十日也是年九月禮葬于故
山寅坐之原配　贈淑夫人完山李氏祔子善忠
良科萬戶孫長元發次元碩元儀曾玄以下不錄

銘曰
位不過執戟而立節　皇朝古今罕聞學不能通
經而臨死盡義君子猶難惟其所鍾者純剛至正
之氣而所知者尊君親上之義顏常山之指衣若
濡有溫唐衞士之殉國見賊斯忿崒乎泰山昭乎
日月不足爲高明大而天下小而一鄉備盡乎哀
榮　屢朝褒忠之舉增光聖德諸賢誦義之作丕
闡偉蹟鳳山之里諸仍是保斷石于山用表神道
豐碑有儼想毅節之特立遺廟密邇冀英靈之宛
接通仕郎行義禁府都事全義李種杞謹撰

遺墟碑銘并序

天地之運有陽九之竆而天下無道將爲禽獸之域則天必生名公巨人扶持得通天地亘古今所不易之倫綱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 國朝南漢之辱有剚其腹而雉其頸又有視鼎鑊如平地者皆是也及辛巳錦州之役義士李公死於王事抗大義而樹大節蓋嘗言之南漢諸賢皆名家世臣夙講春秋之書固知尊周之爲義也若公則人微地卑若是乎其赫赫轟轟而扶綱常於百代震大名於華夷也公諱士龍

字仕中高麗開國功臣星山伯諱能一后 本朝
郡事汝信十世孫也考廷建武科妣令人居昌劉
氏 穆陵乙未公生于星州治北鵲村之第及長
以勇隸御營方建奴之徵兵於我公以善砲選臨
行語家人曰我未必生還善事老母州牧大犒軍
以送公卻不食上堂箕踞坐以慢之示其志也及
到虜營我師利虜誘天兵應丸輒斃公不以丸而
故放虛砲虜覺而詰之公曰吾有丸而不放不欲
助汝也虜縛致軍門脅以威而誘以利五誘七脅
終不屈乃曰 大明我父母也以子攻父寧有是

理吾不忍助爾犬羊害我父母罵不絕口遂死之
天將祖大壽聞之揭旗特書曰大明忠臣朝鮮義
士清人亦義之立石山海關刻朝鮮義士使還柩
本國我 昭顯世子時在瀋陽賻襚而送之太學
士胡齡寧作表忠詩刻石于松山下我 憲文王命
道臣禮葬而下祭墓之教 彰孝王壬寅因御史
南九萬啓官其子廩其妻 莊孝王癸丑贈通訓
大夫星州牧使 命旌其閭又命以傳教揭板禁
軍廳及星州政堂 親製文致祭其廟宣教官誤
書虜中年號祭之日神降靈異 上聞之責道臣

越捧罷禮官職擇日再祭 教曰辛巳之舉若無
李士龍一人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戊午
命參錄 皇壇六十四人錄用忠臣子孫而許參
祭班噫忠臣之報國義士之殉身自古何限爲人
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全軀而背國者又自古幾人
以公之地辦公之義竆千古而邈乎其寡儔矣
列聖朝崇奬之典可謂至矣後賢諸公爲之撰述
而揄揚之者指不勝屈而尤庵宋文正公嘗以相
臣建白曰褒世宜奬節義如李義士合施褒典又
嘗立傳而細述之後人讀其文怳然如見立殣時

事有足以鼓發人之忠義之心而不忠不義者知所懼而戚矣先是　肅廟壬申鄉人建王川祠於公之舊里爲俎豆享　正廟癸丑賜額忠節後七十六年　大行戊辰以朝命撤今其遺墟尚在而士林無羹墻之地行人興葵麥之歎吁可悲也昔唐儒士之一時懷磚尚有越中之血食以公之貞忠大節其可以泯滅其遺躅歟其後承方豎碑於院廟遺址以徵於後世而謂不佞年老而知言來請銘竊念不佞亦　崇禎遺民也寤寐　皇明不勝彝衷之感激而且吾先祖訢梅公實創王川之

役頌其欐偉高山景行雖百世而又可已耶義不
可以不相是役也配 贈淑夫人完山李氏子善
忠良科漆浦萬户孫元發元碩元儀餘不盡錄銘
曰
大尃盤氣正直純剛上蟠下際烈烈其先鍾而爲
人公乃受之所受伊何大柱天支往在龍蛇天步
孔棘再造東方伊誰之力紅羅萬年父母孔邇噫
噫南城忍說其恥天網倒置敎子攻父公於是時
義血盈肚虛砲一發震動天下虜頑亦伏歸尸革
裹 王曰嗚乎余嘉乃績祖宗之志維汝纍白匪

汝一人曷由有辭乃貤乃祭乃旌乃祠俎豆既撤
遺墟草鞠山哀浦息風猷可掬乃立貞珉以告來
人嗟我東人尚保彝倫苟有彝性敢忘公功王川
之陽過者必恭仁州張錫英謹撰

家廟告由文 崇禎後四甲寅仲春移建鳳山 後孫奎豐

粤在 仁廟仍令州牧文以侑之粤在 顯廟以
官以祿俾榮後裔粤在 肅廟建祠遺址欽崇永
久粤在 正廟列于忠勳既旌遺閭特降優典世
祿奉祀既殊常例殆類不祧嗟我後孫散處玆土
惟昔祠宇移于租谷幾年頹廢無所矜式仰念舊

烈夙夜憂惕龜兆告新鳳山協吉一門齊力數間纔成斯焉將事敢告英靈於千萬歲是享是侑敢薦酒脯虔告謹告

玉川書院重修告由文 崇禎後壬戌九月日 後孫應甲

刱建歲久風雨飄霙壁土剝落廟貌荒凉諏謀卜吉爰度改修茲以移安謹告厥由

還安告由文 同日州牧奉送香燭

廟壁將頹斯文堪嗟爰謀重緝維新孔嘉舊貌既完吉辰茲涓於焉還安謹告厥由

移安告由文 崇禎後丁卯八月日 後孫養瑊

廟宇傾危敢用修理玆以吉辰移奉廳事

還安告由文 同年九月日

修理既訖廟貌重完玆仍吉辰奉告還安

移安告由文 崇禎後己丑九月日 後孫培根

重修歲久廟宇傾頹方營完葺移安敢告

還安告由文 同年十月日

屋壁重修廟貌斯完爰擇吉辰奉玆還安謹以翰

音庶品用伸虔告

移安告由文 崇禎後庚寅二月日 後孫賢模

廟宇歲久風雨滲傷今將修理移奉講堂謹以清

酌庶羞用伸虔告

還安告由文 同年三月日

旣修旣理廟貌重新玆涓穀朝敢告還安

王川書院重修記 崇禎紀元後四丁丑五月 李東晟

本院之刱建在昔壬申而中間累度有修葺之擧挽近以來廟宇與講堂養賢齋爲風雨所朽傷故鄕之人登是堂者莫不言念在玆歲丁丑不佞以眛事鄕末冒忝任司於是乎鄕議攸同遂謀重修之道屬余主管兼以刋事監任顧此院勢凋殘事巨力綿萬無了當巨刱之役則其責重任大僾同

僬僥之扛鼎就緒之期全没計策而迺者請助鳩材先修廟宇與講堂改建蒼賢廳三間中門二間幾歲餘功告訖固不無費勞神心之端而自顧無似亦是添一誇張何敢僭爲說記其事而略叙顚末云爾

撤院埋安告文 崇禎後庚午二月日 後孫道豐

氣數騰變粤歲重光吁彼錦役爰庸執浙卻犒誓志斷斷靡他及交矢刃虛砲三揮猾奴誘脅竟不搖衷既辦大義舍魚取熊捐身鑴地鴻毛一輕山海刻石忠義炳明靈旛故國草木光榮王川尸祝

允合輿情 聖廟褒奬宣額報崇 命撤俎豆八
域混同時運太屯不辨忠良多士齎鬱莫愬彼蒼
斯乃奉版就瘞于岡宵塡氣痞涕淚其滂

旌閭重修上梁文 崇禎後五辛卯仲春 金台應

伏以柱天柱地萬古不死者非義理乎耀國耀鄉
重修如新之此旌閭也 大明何世小華有人伏
惟 贈牧使義士李公正氣所鍾乖運適値其事
則弓馬砲釼習讀夫一部春秋于時焉酋蠻腥塵
敢仇我大邦華夏事在莫可奈黽勉從軍心有所
不爲慷慨卻槁胥中之砥柱素定有死無生頭上

之日月朱明斷一不二千金何物不爲誘脅而有
動撓三砲不丸寧以臣子而害君父一天下無二
天子壯哉言乎百世後如一世人聞其風者徂將
有特地之異表揭一竿上姓名虜人亦彝天所同
收送萬里外身首曩馬革而歸葬于鵲取熊掌而
所欲非魚山海關頭聳萬國行人之覩王川祠額
副一省多士之疏文正公文憲公前後作傳三學
士一儒士今古有倫旌自 正宗大王歲在癸丑
贈以本州牧使秩非尋常菊有廟宇之崢嶸凜
字若當日氣像尚以 恩綸之揭刊煥然是 烈

朝光華鳴鳳山山水增輝朝鮮國國家僃蹟歲月
滋久爲子孫者誠力愈勤榱桷重新與丹青而忠
義俱炳是所謂百代不朽者其可無一言以頌乎
要贊舉梁敢效獻律拋梁東天地煒煌義理中三
月皇春回一度庭前花發太明紅拋梁南鳳凰山
色翠生嵐當年一死猶未死如此方爲七尺男拋梁
西秦岳雖高不足齊過此何人不蹴踖中原遙壁
尚悽悽拋梁北浮雲矗矗上天直徛歟一辦聳華
夷萬古綱常於此植拋梁上松巒終古碧千丈宴
冥泉下孰從遊衛士文山相揖讓拋梁下寄語東

人西去者過錦若聞虛砲聲誓將虜首血原野伏願上梁之後風烈所在星嶽增高鬼護神扶亦知此閣之義其義臣忠子孝皆以我公之心爲心

檜淵書堂通文 崇禎後五辛酉五月日

伏以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考亭子釋之曰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未必從容而中節若未有偏倚過不及之差而一出於至誠無息者有可以殺身而成仁則豈非所謂旣捨其生又合其中者乎本州義士星山李公天下士也跡微分賤勇隸御營時則 皇明運迄天地閉塞歲在庚

辰胡虜亦援豈　朝廷之所欲哉及其受黜編伍
王命也遂泯默而強志八厨謏妻曰旨養吾母
乎州官之犒義不可食則質踞以卻之何其慢也
錦州天下絶域有砲在手有丸在囊皷鳴旌摧兩
陣對圓含忍從軍有待今日彼雖誘我我則如故
綱常至重子不可以攻父乾坤已辨夷不可以猾
夏旣不丸於一砲又不丸於再砲五誘七脅彼雖
勤於擬刃一身百碎我則凌於中心貨賚不足以
甘其肚戚鉞不足以畏其頭則輪囷大膽動盪于
宇宙之間只知有尊周而不知有其身亂斫而殉

之者胡虜之不得不爾而公之定筭於是乎成矣天將諜知而表旌胡人感泣而收櫬 王子賻襚以還國海關刻之以忠義嗚乎公之一死足以千古矣三砲虛發可以報 萬曆皇帝東征之恩滿腔義血可以湔南漢城下辱盟之恥亂臣賊子從此而有惧天經地義賴是而不墜秉彜之天豈可地分而有限哉噫卿輔何官士族何名茍卓其節微可使顯卑可使榮彼所謂口講春秋之義身服君父之恩者亦獨奚以哉視其位則不過爲唐衞士之懷磚而考其年則與宋文山柴市之禍一何

相似也天之所以使人立懂必以四十七歲爲期耶重有感於義士也然公之世二百有餘載矣妥靈之祠華額已撤而過者有黍麥之歎紀實之編剞劂未圖而士林無羹墻之寓此豈 列聖朝崇奬之遺典而諸先輩揄揚之意乎況今寰宇陸沉邪說橫流彝倫斁絶神人雜糅如可以想清風而立懦講高節而振紀者則尤非吾輩惕念處乎今於本堂之會峻發修契之議天彝所激豈可鄉道而有間哉恭惟全省僉君子孰非我 崇禎涵育中遺化也尊慕義士所以不負 皇明則成案之

日無愧爲尊周續錄也另發激仰之義濟濟同聲以振頹綱千萬幸甚

晴川書堂通文 崇禎後五辛酉八月晦日

伏以故義士星山李公當辛巳錦州之役起身卒伍罵賊不屈而死使東華尊周之義得以永有辭於天下其貞忠偉烈直與金文正鄭文簡尹吳洪三學士殊轍而同條嗚乎盛哉始公之沒也明將祖大壽揭旗特書曰大明忠臣朝鮮義士虜人亦義而歸其屍我 仁廟命道臣而祭其墓 顯廟又祿其子而廩其妻 正廟又贈其官而旌其閭

當世之見許 屢朝之崇報蓋亦如此鄉省人士
亦嘗建旌忠之祠奉以畏壘者延及二百年之久
忠義之感人心豈其微哉嗟乎今宗國已非王川
成墟凡前日公私褒奬之蹟一掃殆盡公之後承
大懼前徽之湮沒方編緝忠節錄思欲繡梓而公
諸世彝天所同吾黨亦當奬而成之不可屬之一
家之私事庸玆專告須隨宜設契以濟是書之役
亦豈非課忠責孝扶植人紀之一大關棙乎僉君
子有以察納幸甚

道東書院通文 崇禎後五壬戌三月日

伏以人性之綱曰仁義禮智無一於此不可以盡人之道矣若夫臨事而辨大節惟義爲制宜苟非素定于胸中而識其熊魚之取舍則其不以生爲重而以死爲輕者幾希矣嗚乎卓哉義士李公當其赴援於錦州之戰也謂不可以爲彼而害我父母寧此身虀粉非我志也竟不屈而死何其壯也編名於軍籍其地也不屑於官犒其氣也強志於從軍其職也以其之人若使處於廟堂之上委之以軍國之任則危可使安而肆可使泄也乃黽勉賤廁不與之俱已者其尊周之義也天將之表旌

胡人之感歎 王子之賻襚海關之刻石足以使義士暴白於天下而無待於俎豆之奉與紀實之編然顧今義理都喪之時如可以仰高義而振頹風者則儘盛事也秉彝之天豈以遠近而有貳哉堅須僉尊終始懋敏以敦契事俾爲遠方之慕效千萬幸甚

大邱鄕校道通文 崇禎後五壬戌四月 日

伏以庾公之斯不忍以子濯之道反害子濯而抽矢去金鄒夫子特書之星州義士李公赴錦州之役去其丸而發其鏃其有見於庾公者乎其心以

爲我 大明遺氓豈敢愛區區之喘犯堂堂之王師哉公生長田間發身行間不遑用力於經史模範乎古人而其所取義能如此吁亦異矣時南漢之厄纔四歲有裂國書者有剚腹者有遇害瀋獄者喧藉宇內皆聞而鎸在膏膈作爲一副義理知上國之不可負淸虜之不可從矣是以官有犒而慷慨不食訣父母而托妻以善養蓋巳判不復還矣及至事露刃脅大呼不屈遂得明白死使庾公易地能如此乎庾事師盡其義公事舊國殉其身千載庶齊名焉墓而 侑閭而 旌祠而 額又

嘗廩妻錄子贈爵　朝家之典備矣孰不知公之
爲大明忠臣朝鮮義士乎鮮之人近多西入中國
耕於錦州之野而如聞空砲之響路過於山海之
關而如見石刻之遺相與歔欷而語曰念舊國者
以公爲法孰不曰忠臣義士也彼皆以流離顛沛
之故而足履其地感公之蹟而慕公之義爲吾輩則
雖未履其地胷中亦自有錦州山海之歷歷也何
嘗一日念公之所以事舊國者而況彼流離顛沛
之由令人次骨而因其足履亦固如覩者乎今聞
公之裔就不祧廟傍建築忠義堂此足以勸邦人

也伏願僉公爲設契事于茲堂歲一約會講究忠義之道且須錄公實記與四方共之足以爲廣忠義之妙詮也僉諒幸甚

忠義齋銘 崇禎後五丙辰四月日

顥蒼賦性曰忠曰義遠道靡遠嗜炙無異不由講習維德之懿風疾草勁魚輕熊重念公終始百世欽竦犒餉欲哇陣砲虛掣生行死還默籌已浚揚柳依依魂歸雨雪煌煌丹旐霜天欲裂大明忠臣朝鮮義士弘膚漸遁遼伯肩美陽門之死司城猶哭矧彼淅淓唐衞祠屋有儼王川我祖是㧗蹌蹌

衿佩秩秩祼鬯報祀无疆肅我後生平林忽秋宇
宙昏盲達馬空山村鵑悲鳴堂搆之責實維來哲
乃建寢齋鳳甾之岊檻棍鍔業窓櫳轤轤籩榛豆
鉶靈降蕭焫華額高揭忠貞義烈信行蠻貊禮爲
干櫓凡百君子不念爾祖瞻楣胥晶斯歌斯聚承
旨仁州張錫藎謹撰

忠義齋記 崇禎後五丙辰四月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各具忠義之性而鮮有能
盡其道而全其所賦苟或有之而其出於韎韋編
伍之列者往牒罕有焉粤惟唐琦之磚投虜而死

龍圖學士吳公修其廟朱夫子書吳公碑記其實
而勸其忠義其後千有餘年始有吾先祖義士府
君之節死松山噫忠義之以其地得其人有如是
難矣哉當時諸賢刱議建王川祠於府君所居之
鵠村舊址欐以頌之板以記之爲鄉邦人所處蓋
府君之全其所性唐衞士之抗死也諸公之斆享
記事朱夫子之大其廟而勸其忠義也事之相符
幷耀今古而世變糾纆儒宮毀圮關里無刑餘之
尋竹鹿院爲熙寧之茂草荒凉故墟剩令行路齎
涕記曰祖先有美而不揚不仁也吾祖懿蹟雖備

載於 天朝褒典邦鄉史乘及羣賢遺集而曾以
邦禁院宇旣撤無復一架屋羹墻寓慕之所是後
昆之慨鬱也遂與諸族殫誠竭力乃謀建齋舍於
鳳山里不祧廟之右經始於丙辰春閱幾月而工
告訖堂凡三間左右室各一間碣楣睽臬階戺[illegible]
醼賓主揖讓之碑紉少肄業之房各有分闕於是
移奉星州政堂所揭 正廟 傳敎懸板于堂壁
上扁之曰忠義蓋取八字旗旒書也𥳑旣落成根
揚觶而告宗族曰嗚呼天地閉矣新亭舉目無復
舊日山河則雖欲向國家盡忠義尚可得乎雖然

吾祖立殣之日雙明已晦則人臣忠義之道必於板蕩之際而見之今登是齋而顧其名向國一念克遵吾祖盡忠於 皇明故主之義固守舊國冠裳勿染末俗渝薄則盡其心者爲忠行其宜者爲義吾人均賦之性吾祖樹立之烈其在是矣否則巋然一虛閣而止已盡相與勉哉僉曰唯遂綴其語以爲記九世孫成根謹撰

忠義齋序 崇禎後五丙辰四月日

余觀諸賢爲義士公立傳記碑撰述之篇不覺嘖嘖起敬自發吾東彝好義之良心也蓋義士公以

遐鄉編伍之卒當辛巳錦州之役三發虛砲以明
不忍傷　皇明父母之兵至於五誘七脅終不屈
殺身成仁山海城頭之刻虜亦義之大旗大書之
揭祖將褒之天下知東方有忠義之士而使湔南
漢之恥也與三學士金文正鄭文簡先生同一秉
執而使青邱義聲暴白於天下者義士亦尤難焉
是以許同仇之斂屍　昭顯世子之輿櫬　列聖
朝崇奬之典皆出誠心嘉悅而究其所以則一義
字為之表準也　賜祭時道伯舉行誤書淸國年
號執酌不舉改以　崇禎然後利行可想忠魂義

魄死而不死凜凜泰岳之精烈烈秋霜之氣不欲
享於犬羊之年號也推以觀之則公之松山舖自
處豈但一時激發成底義也必其貫天昭日之貞
忠大節充滿在九曲腔內生死無二致也返葬於
鵠村故山妥靈於王川祠院　國家之崇報至矣
士林之尊慕極矣今已成邱墟則於子孫世居之
地建立祠廟而名其左致齋之室曰忠義齋蓋取
諸大明忠臣朝鮮義士之號於大旗之書也然則
斯齋斯號卽公已行之迹而後孫之起居斯瞻慕
斯者豈可不言念爾祖聿修厥德哉天下之義理

無窮事變之來舍取得熊則何往而非這箇義理也公之後孫就廟下建齋舍三間東西兩房一爲忌辰虔誠之所一爲後生肄業之地其中堂也已未冬後孫某甫請余序建齋之實略叙以歸之大韓弘文館舊吏淸州鄭枉敎謹撰

忠義齋上梁文 崇禎後五丙辰四月日

以爲干以爲胄有所立於儒行乃肯搆乃肯堂實克揚於先美君子之攸宇人臣而止忠伏惟義士李公早學龍虎之略韜已識熊魚之輕重忠孝根於天性素講彝綱三彝倫閥閱取於人材堪歎其

編伍軍籍每自扼腕奮志必欲捐軀報恩及其虜
勢東搶天地晦變明之日月徵兵西赴子弟犯一
家之父兄小邦助讐賊之侵縱知大義之已蔑微
臣爲王國之卒敢辭遠征之自勞遂乃卧偃蹇於
公堂不食牛酒之軍犒生別離於家室遑念鸛垤
之婦歎千萬里央旆之行爲誰松山館駐寨二三
聲虛砲之發惟恐萊河兵受傷蹈白刃而忘一身
誓作地中之毅魄褒丹旌而揭八字赫照海內之
㷀名念昔王院之妥靈維我梅翁之刱建韔弓而
殺人有禮商陽追吳兵之奔抱石而罵賊受刑唐

琦享越廟之祀嗚乎吾黨儒宮之値否運擧國院宇之無復存鵲尾之居宅荒墟盡爲鞠草之蕭冷馬鬣之崇封古砌惟見寒松之薈蔚是不但多士之齎嗟實亦爲後昆之深慟於是采公議而營新室相吉地而協衆心兩峰峠屼而馬馳宛見將軍之赴陣四山週遭而鳳翥殆同高士之色翔窓櫳之輪奐貴侈想精靈之陟降上下階戺之制度幷整分賓主之進退東西百年之彩輝尚留夫孰無景仰尊衛之道萬古之義理昭揭至今切思慕華夏之忱披曆止崇禎之年不負鄭文簡剸腹之義

抗死作　大明之鬼爲誦陳寒山刎頸之詞是所謂用夏而變夷亦可見大冬之挺秀庸助虹梁之擧載撰燕賀之辭抛梁東朝旭鮮明海氣通紅羅日月中天晦一曲長歌淚匣風抛梁西雉峰秀色與雲齊河山大陸今何世萬里金陵望眼迷抛梁南仙娘舞袖碧如藍蟠桃花盡瑤池遠山上誰呼萬歲三抛梁北脫鞘寶釼千金直那得尚方三尺釼掃除胡騎恢邦域抛梁上寰海襟紳俱慕仰秩秩儀容賓主階周旋揖讓舊時樣抛梁下晝夜王川流不舍聲聲似盪吳江潮偃蹇風神跨白馬伏願

上梁之後川嶽毓精基礎鞏固大爲杗細爲桷各
得匠氏之所宜苞如竹茂如松永垂來世之不替
茅棟成而山中之客幾作華楣揭而天下之義可
明仁州張憙遠謹撰

李義士公忠節錄卷之二

以大明忠臣朝鮮義士李公之實
錄也其所論生甚獄如海彌者而
執字之後可像但記念之旨　宗社之
禍已去崇禎之末也若使如公者其必
能奮忠死義樹風聲於其百世而

世無此之事於戀於原離北之恨也

嗚乎 國家南漢之辱尚忍言哉越

四年庚辰有諸郡之役盖犯 朝廷

之本意而實則羈縻而攻其父之每也 公

臨行決事以善爲守要矣若我也 雖

公庭不食精饍謝見志也因之之薦在

故叢無屍誘之而不為動皆之而不

為屈節氣益烈殺身靡悔又何疑哉

但從容安盡公論任中以來志習詩書

講春秋而有餘趣超於猶類著文之

上極重神正直截割剝可以扶人紀
於忠純垂令名於當朝吁其壯哉夫
若有貞忠偉勳與世之所以懷慕歟
與其忘之寧不將此石於將者祖將大韻之
書此海城頌之刻至于天下之所以慕之

也上而列聖翕思倫煌之下而諸文學閒
徹之紀無所不通又一國之所以基之
之統而遂績蓋也上古相雜而不襄
稱為一焉今書之恐今之人而或泯其
忠肯録之所以然也録之成後孫貫示

書將備秀巨公子世居余以序見之
且要一言於後余固不足以當言而
實有異於素之感遂盟手弃業者
從歸之崇禎辛巳後五乙未日
士南至怡堰宋浚弼謹識